

1 集說小篇短界

他其及

譯石柔·吾真·川梅

印編社花朝

奇劍及其他

小引

一時代的記念碑底的文章，文壇上不常有；卽有之，也什九是大部著作。以一篇短的小說而成爲時代精神所居的大宮闕者，極其少見的。

但至今，在巍峨燦爛的巨大的記念碑底的文學之旁，短篇小說也依然有着存在的充足的權利。不但巨細高低，相依爲命，也譬如身入大伽藍中，但見金體非常宏麗，眩人眼睛，令觀者心神飛越，而細看一雕闌一畫礎，雖然細小，所得却更爲分明，再以此推及全體，感受遂愈加切實，因此那些終於爲人注所重了。

在現在的環境中，人們忙於生活，無暇來看長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說的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只頃刻間，而仍可藉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盡傳精神，用

數頃刻，遂知種種作風，種種作者，種種所寫的人和物和事狀，所得也頗不少的。而便捷，易成，取巧……這些原因還在外。

中國於世界所有的大部傑作很少譯本，翻譯短篇小說的却特別的多者，原因大約也爲此。我們——譯者的彙印這書，則原因就爲此。貪圖用力少，紹介多，有些不肯用盡氣力的壞處，是自問恐怕在所不免的，但也有一點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會朽的腐草的。近於不壞的意思。還有，是要將零星小品，聚在一本裏，較不容易於散亡。

我們——譯者，都是一面學習，一面試做的人，雖於這一點小事，力量也還很不夠，選的不當和譯的錯誤，想來是一定不免的。我們願受讀者和批評者的指正。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朝花社同人識。

目錄

維埃之魂	比利士	拉蒙尼	柔石譯	一
吸血鬼	捷克斯拉夫	奈魯達	真吾譯	一三
有生命的火焰	捷克斯拉夫	凱沛克兄弟	真吾譯	二一
捕獅	法蘭西	腓立普	魯迅譯	三五
食人人種的話	法蘭西	腓立普	魯迅譯	四五
兄弟	法蘭西	巴比塞	真吾譯	五五
奇劍	匈牙利	摩爾那	真吾譯	六五
一篇很短的傳奇	俄羅斯	迦爾洵	魯迅譯	八一
一個人的誕生	蘇聯	高爾基	梅川譯	九五

一個秋夜
貴家婦女
波蘭姑娘
被棄者

蘇聯
蘇聯
蘇聯
猶太

高爾基
淑寧兼珂
淑寧兼珂
亞修

梅川譯 一二一
魯迅譯 一三七
魯迅譯 一四七
真吾譯 一七三

比
利
士

拉
蒙
尼

維
埃
之
魂

拉蒙尼 (Camille Lemonnier 1844—1913) 齊事文學生活遠在一八六三年，終

生描寫比利士人民生活，尤其是農民生活。他的作品是人類殘酷之有力量的表現，但仍有
一種風格極生動的美。他寫下幾册短篇小說，其中許多流露出老弗來密希城悲哀的精
神。

維埃之魂 (The Soul of Veere) 呈現老弗來密希城淒涼的情調。原文見一千九

百年出版的在夏天 (It Was in Summer) 的短篇小說集中。今白克拉克 (B.H.Clark)

英譯重釋。

維埃之魂

柔石譯

那公衆地方的旅館裏面的小派結，她問我有沒有一次看見過一個童子，他是時常「奏他的小曲的」？現在，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在維埃住了三天，沒有見過一個人對於她的敘述加以回答。老天呀，我自己想，在維埃那種地方會有這樣的呆子，做那種事情麼？在那地方奏音樂是完全沒有意思的，門是永遠關着，僅僅很少的機會你可以在一個窗內望見三個臉孔，一位老人，一位老婦，或是一位美麗的姑娘，戴着平帽子同金屬的小片掛在額上的。唉，那邊實在沒有一個人聽他！在這樣奇怪的維埃小村莊內，他們攏總都像乾屍顯露在他們的綠的或青的小方塊的玻璃之後。

這是我那塊地方的印象。倘若偶然我碰見聽到那童子奏他的小曲經過街巷，我便要用指頭放到唇邊去警告他，叫他不要擾亂這籠罩着房子深深的沉寂。孤零的大陽，散射着金光，靜睡在街心。這是很久了，自從牠不豫地試着去叫醒這曾經一

回身醒而現不澀澀地睡去了的這個城。牠的光在人家的門限上消失，好像叫化子的腳步，每天踏到門前來，但門是永遠不會有人開牠，陰影長是管住在門裏。

即使我活到一百歲，我也不會忘記這維埃的街的情形，也不會忘記這房子突出在路邊之上，好像拱着手在祈禱一般的樣子。一切都是渺茫，一個人懷疑他自己的存在；僅僅一個脆弱的影子推動你，你還不自己十分確實知道，他究竟要帶你到什麼地方去。但是牠一直領你到教堂的公墓中，在這裏其餘一切的人都要去的。越過那裏在那城牆的後面，展着廣闊的海和許多船隻。頭上是蒼穹，濃雲，時時摩着這渺茫的海上。在這小城內，我感覺到自己要死去一樣，我的脆弱的心微微地跳着，當我的手指做些輕輕的生命的標號向那太陽的時候。

「那小派詰她要試試看利用我的輕信，」我自己想，「還是她談的關於很久以前的什麼事情，在什麼人都已經死去以前。」

在這時候，音韻鐘（註一）唱出他的甜蜜的小歌來。這使我想起一個夏天的星

期日的午後，在祖父那裏，而這位老人正坐着看沙塵，從街邊滾到門下，他的兩手交叉着在他手杖的一頭上面的那一回情形。這種奏出的聲音很像那老的破的風箱。這聲音緩緩的從望台流下來使我發愁；這是好像我立刻聽到這種歌聲，是老維埃在唱他最後的痛苦似的。

公衆地方的會議廳，建築是很精緻的，而且修飾的好像一個聖物匣子一樣。牠有許多高的神像在壁龕內，都是些皇帝聖賢們的像。我想——還有誰現在還知道維埃的歷史呢？——我鼓起自己的決心，這是無疑的，這音韻鐘的聲音是奇怪的看法的孩子言及的。而且我想，幾乎是藐視地，那些老神像如此沒方法的放在他們的神廟上，常常對那廣漠的海看望。他們立在那裏經過了幾世紀，他們的頭剛硬地生着，等待那些永遠不會發生的事實。也許那些從石頭雕刻出來的陰沉的眼，守望着船隻的回來，那是很久以前的一天向港口揚帆出去的。近這塊公地有一座老教堂的尖塔，而牠的鑰匙已經沉到海底去歷有年所了。

全座都是鐵的，我不覺微微的一笑。每個人都離開了這個城，而且沿着這城牆而去，那是伸展到海濱的沙灘上的。僅僅有幾位老人留下，——老人，醜陋的污黑的小塊在他們的鼻孔底下，像那只有死後有的綠黴。至於那些石像呢，帶着他們的劍與笏，尙如有生氣地命令着人類。

我向這塔走去，在那門上敲了三響。我做這種舉動多半好似一種嘲笑，因為我明明知道在這寥寂的古代的「上帝的家」裏面是不會有人來答應的。我也想聽聽在這死影之中有一種什麼聲音。但奇極，這門會突然開了，而且現出一位美貌的年青的男子來，他有奇怪的眼睛。他穿着一件拂蘭絨的短衫，和銀的鈕子，簡直穿的和瑞蘭人一樣。他帶着一個手琴，樣子和那港口店裏賣給那班水手們在海上玩玩的一樣。當黃昏的時候，他們從這個拉出悲調來，有時幽咽急促地，有時婉轉悠長地。這位青年看去很像剛從睡夢中被喚醒一樣。但這樣，我疑惑了，所謂番子，如小派詰所說者，常「奏他的小曲的，」就是此人麼？

他從我身傍走過，不多變轉他的頭，只沿着經過那淡紅色的牆，那一帶陳舊玻璃的窗邊，和栽着葱和菜的小圃。他慢慢地穿過那公衆地方，這小音韻鐘又發出悲調的時候，唱出維埃的極點的苦悶的愁歌來。風是溫柔地飄揚着這個曲子，而且送她們飛過家家的屋頂一直向那海邊去。這位孤單的青年人，將他的手琴放在肩上，指頭按在音鍵之上，一寬一緊地按那樂器的風箱。這樣子，他奏琴好似爲他自己一人一樣。垂下他的頭靠近手琴，他微笑不復如一個生人的這種微笑。我想，我心坎之深處明白了，有怎樣神秘的理由感動這童子的理性，同時調準這音恰合這維埃之村的神秘。但我不能說明這個。

於是擾亂我心曲的事發生了。這位青年注視着這塔，望着立在神龕裏面的大神，又望一回這遼闊的海，他的兩眼閉着一種異日的光輝。這手琴也奏的更緊張更兇猛帶着一種癡狂的樣子。這樣，看去很像這鎮的古代的精神，立刻起來跳動在演奏者的精巧的指頭之下。他一搖一擺的經過街巷，跳着奇怪的步伐似那水手的角笛

舞(注二)。他用腳跟震動那腳下的地，又將手琴高高地舉在頭上旋轉着，一時又很快地拿下來幾乎觸到地面；於是在一處將身子伸直帶着動人的和愛，兩眼迷迷，臉上現出入神的正直的微笑來——伴着那有韻律的熱烈的跳舞音樂，鼓動着一位鬼手或一位情人所有的被棄的熱情。

於是在那些懸有肖像的房子裏，漸漸地起來一種生氣，那些好似關在門內睡着有年的生命也重新現出來了，只期待着這位灰色的青年帶着他的手琴來吹。在窗內有一種笑聲從年輕的姑娘們的臉上浮出來，她們是裹着白色的頭巾，妝飾着古怪的螺旋突出如動物的觸角。是維埃的美麗的姑娘們，都躲在他們花邊的窗簾後，張口呆望似蜂陣中的玫瑰一般。看她們浮出深深的影子，和清新的臉色，到窗邊來，我想像，那些房子真是洋寶寶住的房子，由邪法變做生命的——維埃全部的洋寶寶的房子，露出她們可愛的被海風所吹紅的兩臂，他們的膨脹的裙，她們的微紅的臉和眼，淡淡的有如海面。

這位音樂家如此街頭巷尾徘徊着，他的驕矜的態度慢慢的苦悶而悲痛起來，兩眼也充滿眼淚了。這很似深夜海上那些房艙小茶房所奏的哀怨的調子一樣。這是維埃之魂，爲她的失去了的愛人靜靜地流淚，爲那些可愛的姑娘們怨恨地歎息着，她們現在是長眠了，因爲這些美貌的青年人他們是到海外去了，而且永遠不回來！最後，這手琴的歌聲也遠遠地到那海濱沙灘上面而終止了。

當我回到這旅館裏，我向小派詰說，

「你是的，這城裏是有一位童子，他常奏他的小曲的。無疑，他是苦痛的化身。也有人知道什麼罪惡落在他的身上麼？」

這小貓眼的東西一笑，指着坐在窗邊的一位男人說，

「問他，他能夠告訴你比我詳細呢。」

呵，這故事更十分平常的。事情是這樣的，一天，這位童子愛上了這些洋寶寶似的姑娘們中的一個，她們是常常走到窗邊來的。一天傍晚，他跑到她的家裏去，

跳舞呀，彈手琴呀，而其餘的童子也一樣依照習慣來到她的房裏，他們也很趨奉這位姑娘。於是這位童子哭了，她就向他說，『你要什麼呢？我是愛你的，但我也愛他——走出這門外的人，而且我也愛這，當你離開以後來到此地的孩子……總之，我個個都愛！』有一次他從籬笆後望見，她在一位年輕者的懷中抱着，他比他先到的。於是他頓起火星，抽出刀將這位姑娘和年輕人都殺了。

『從這天起到現在，』告訴故事的人繼續着說，『他就在街巷漂流，一邊奏他的小曲。他就不十分惱人了，雖孩子們用石子擲他，姑娘們冷笑他。他並不知道了。』

但是我却不十分相信，這是真確的敘述。事情僅僅表面如此罷了：就是在十分明顯的事實之後，會潛伏着神秘的意義的：這要我們去找尋，找尋兩者中的更美麗的一個。我於是對我自己說，這童子實在是維埃之魂。我現在明白了，他爲什麼從教堂門裏走出來。你，維埃小城呀，這位可憐的無智的音樂家是兩人傳染着同樣的